

潘兴明
◎ 著

“十二五”
国家重点出版物
出版规划项目

东南亚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

钱乘旦
庞绍堂 / 主编

THE II
WORLD
WAR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潘兴明◎著

东南亚战场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南亚战场 / 潘兴明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1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

ISBN 978 - 7 - 5080 - 8293 - 6

I. ①东… II. ①潘…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东南亚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5956 号

东南亚战场

作 者 潘兴明
责任编辑 罗 庆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167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总 序

钱乘旦

二十年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全套八册在当时任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潘平先生的支持下撰写完成，并收入由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希望书库中，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印行，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作为希望小学的课外阅读书籍与贫困地区的小学生们见面了。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原稿经过修改和补充即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的一束纪念。

二十年前我为这套书写了一篇序，时至今日再看此文，其中的基本判断居然都没有过时。首先，世界又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而这二十年确实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但人们未曾料到，战后的发展主要是新兴国家的发展，世界力量的平衡由此发生变化，五百年的西方优势正一点点消退，非西方国家经历着群体的复兴。如何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只有对各国的发展都“乐见其成”，将其视为全人类的共同福音，才能对世界变化有正确的认识，而不致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付之于行动。

其次，苏联解体、两极世界瓦解后，这个世界不是更太平、而是更危险了，一个超级大国恣意妄为、随便改变现状的做法只使得这个世界狼烟四起，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战争的边缘。和平维持

了太长的时间，战争的记忆似乎已经遥远，年轻人只是在电脑游戏中接触战争场面，而那些游戏又确实把战争当成儿戏。这种时尚的“现代文化”隐藏着太多的隐患，人们需要尽早反思，不要让它泛滥成灾，而能够给人们带来真实的战争记忆、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伤痛的，恰恰是真实地写出战争的历史，并永远记住它留下的历史教训。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的大战，为打赢这场战争，世界人民付出了五千万人牺牲的代价，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正气本应该长存，但出于偏见或意识形态，现在有些人却有意无意地抹杀二战的正义性质，混淆是非，把正义者说成邪恶，为邪恶者涂脂抹粉。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记忆本来就在冲淡，而有意歪曲和故意掩盖事实，无论出自何种动机，都只会助长邪恶。

作为“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半个地球激烈进行，其中一个主战场在中国。但长期以来英美话语控制了战争的诠释权，中国战场成了陪衬甚至消失在记忆中。我们这套书有意识地纠正了这种偏见，八册中有两册是专写中国战场的，一册写中国正面战场，另一册写中国敌后战场，两册合在一起，全面表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日战争。二十年前还有人故意回避正面战场，今天我们都知道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胜利。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永远不可忘记的。

所以说，二十年前的这些说法仍然有意义，因此在丛书正式出版时我将它全文刊出，作为全书的总序。

“希望书库” 版序言

钱乘旦 庞绍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弹散，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前出生的那些人，如今也已经“知天命”，要年逾半百了。五十年来，尽管世界上狼烟未止，大大小小的战争始终不断，但全球性的大战总算没有打起来，出现了五十年难得的和平时期。五十年中，世界发展很快，物质生产的能力成倍增加，财富之增长居然破天荒第一次使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仅少数特殊人物可以享受优裕的生活，而且数量相当可观的普通人也能够分享其富裕了。许多地区已经习惯于和平与安宁，几代人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即使曾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战争也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人们祈望着和平能世代代维持下去，永无止境。

人们渴望和平，因为和平与幸福总是连在一起；人们痛恨战争，因为战争与苦难是同义语。很少有人不希望和平，而想要战争的；然而，战争又似乎是人类永远摆脱不掉的命运之阴云，笼罩着由希望之火点燃的历史之光。战争陪伴着人类的历史，乃至在官修的史书上，没有战争似乎就显示不出君王的伟大，没有征伐似乎就表现不了统治的英明。可悲的是，历史似乎也果真如此，还在我们的先民与巨野洪荒作斗争的时代，人类就被战争的梦魇时时纠缠，尽管豺狼虎豹凶狠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但人的不同族群之间却免不了

要彼此厮杀，人的同类相斗充满了血腥气。文明降临之后，战争与历史一起进入文明，而且越来越自觉地利用文明的进步所造成的结果，从古希腊的青铜剑，到二十世纪的激光导弹，哪一个历史阶段，不见证着武器的发展与完善，人类的多少智慧，被消耗在战争这门艺术上！当后人歌颂帝王的宏业、将军的伟绩时，似乎已经忘记了战争的残酷；有些人说，战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没有战争，社会也就停止不前了。对此我们虽然不敢苟同，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社会的发展有时确实需要战争来推动，比如：当新社会需要诞生、旧社会又不肯退去时，战争会帮助消灭旧社会；当邪恶势力张牙舞爪、剥夺千百万无辜人的生命与自由时，战争会帮助伸张正义，消灭邪恶；即使在并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战争只是不开化人群的相互残杀或贪婪帝王们的争疆夺土时，它也会起到沟通文明、交流文化的作用，因为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里，地区间的联系极稀少，人们生活在封闭的地域里，很少有交流的机会，于是，战争作为一种残酷的沟通手段，居然也可以成为文明的载体！

但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人性中丑陋一面的暴露。不管存在不存在正义的一方，战争都是由邪恶势力造成的。非正义的战争自不消说，它体现着统治者的贪婪、权欲和凶狠残暴；即使是正义的战争，也必然是在邪恶势力登峰造极、正义的力量不用战争作手段便不可铲除恶势力的前提下发生的。一场战争要么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实际上双方都是非正义；要么一方是正义，另一方是非正义，于是战争首先由非正义一方挑起，正义一方为反抗、为生存，不得不奋起反击，拿起武器，向邪恶势力开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典型的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的大战，为打赢这场战争，全世界人民付出了五千万人牺牲的代价，战争的财产损失，估计达到四万亿美元。人类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仅仅是为了消灭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势力之一——法西斯主义。痛定思痛，人们不禁会默然深思：难道一定要在热血和泪水中才能伸张永恒的正义吗？为什么不能在邪恶势力毒苗初露的时候就将它铲除，而一定要等它作恶多端、危害匪浅时才动员更大的人力和物力，去和它作本来可以轻易得多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后人去深思的最深沉的，也许就是这个问题。

人类是不是还需要不断地经受战争的苦难？是不是只有用鲜血和生命才能捍卫真理和正义？也许正是带着这种迷茫，世界才走完了五十年艰难的和平历程。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却不可忘记：当上一次大战奠定的世界体系瓦解之后，我们这个世界又变得动荡不安了，两极控制世界的平衡状态已经被打破，新的战争根源有可能在混乱中产生。我们能否阻止新的战争？我们能否化解各种冲突？能不能在邪恶势力刚刚抬头的时候就遏止它、消灭它？这是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严峻考验。我们渴望和平，我们希望永远不再有战争，至少不再有全球性的世界大战。我们希望人类的理智已经成熟到这个程度，即人们将永远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科学已经使人类具备了消灭自己的能力，世界的核武库可以把地球炸翻好几次。然而我们却不得不痛心地承认：战争曾一直与历史同在，我们不能保证人类的私欲永远不再助长邪恶势力的抬头，使之再次成为引发世界战争的根源。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深信：

正义会在战争中凯旋，因为人类在其本性中，天生就追求真理与正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波澜壮阔的，它高奏着振人心弦的英雄乐章，它为作家艺术家储藏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它为一代代后人留下了长久永存的崇敬与深思，它为历史家提供了永不磨灭的史绩。然而，我们仍然希望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战，铺设在人类脚下的，应该是永远的绿色和平之路。

让我们真诚地祝福和平永存。

1994年10月于南京

引子 / 1

一 “背水一战” / 5

二 “和平进驻” / 17



三 “电钻战” / 27



四 “是 Yes，还是 No” / 49



五 “我们结束了，女王万岁” / 63



六 兵败缅甸 / 79

七 死亡之路 / 101



八 风向开始改变 / 119



九 血战英帕尔 / 139

十 “X + Y” 攻势 / 165

十一 光复仰光 / 199



十二 尘埃落定 / 217

东南亚战场大事记 / 223

主要参考书目 / 229

引 子

1854年2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舰队强行闯入江户湾内的浦贺港，用武力打开已关闭好几个世纪的日本国门，也唤醒了日本的民族危机感。明治天皇政府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科学技术，使日本迅速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国力日益强大起来。

羽毛渐丰的日本发现周围大都是弱小落后的邻居，便开始打它们的主意，屡屡挑起事端，遍燃战火，吞并朝鲜，侵占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还在中国的东北与沙俄大打了一仗，将侵略势力渗入中国。

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在20世纪30年代，它一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向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1941年7月，又以“和平进驻”的方式侵占了法属印度支那。

美国和英国原先只顾欧洲的危机，此刻突然发现日本人已把手伸到东南亚，下一步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利益。美国总统罗斯福于是发布命令，断绝了与日本的贸易关系，其他盟国也纷纷仿效。

狂妄自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甘心就此罢休，打定主意要不受

美国的束缚。但是，日本战略资源非常缺乏，为了扩军备战，与英美等国一争高下，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就成了日本垂涎的目标。

1941年12月8日^①，即偷袭珍珠港之前近两个小时，日军在泰马交界的克拉地峡登陆，向驻守马来亚的英国军队发动进攻。顿时，战火的硝烟弥漫了整个东南亚。

东南亚地区树木茂密，河溪纵横，山高坡陡，而且终年气候炎热。尤其是在长达半年的雨季里，平地一片汪洋，行走不便，车辆更是难以通行，现代化的坦克大炮在这里很难施展威力。因此，战争的胜负主要将取决于步兵之间的较量，取决于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的后勤补给能力。日军之所以能在战争前期所向披靡，就是靠了战斗力强大的步兵；而在后期节节败退，则是由于兵力不足、补给不济。恶劣的自然环境给参战双方都造成巨大损失，在缅甸作战中，因病饿倒毙于丛林之中的士兵要比战场上的阵亡者多好几倍！

这一切，就为现代战争蒙上一层陌生的外衣，那些现成的战略战术在这里很难用得上，战争的胜负也增加了许多难以捉摸的变数。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一场战役按常规看上去是能打胜的，然而却糊里糊涂地败下阵来，甚至败得很惨。

瘴气笼罩的东南亚丛林令英国人望而生畏，令中国人不堪回首，同时也令日本人心胆俱裂。

与二战其他战场相比，东南亚战场无疑是最艰难、最神秘的一个战场。英国、中国以及其他盟国的将士浴血奋战，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① 此为当地时间，珍珠港时间为12月7日。



| 1941年8月，英军曼彻斯特团士兵在马来亚进行丛林战训练

人们都知道日本在 1945 年 9 月 2 日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都将这一天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但是请记住，最后给这次大战画上句号的是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他到 1945 年 9 月 12 日才在新加坡正式接受东南亚日本军队的投降，在日本投降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路易斯·蒙巴顿。

“背水一战”

1940年7月22日，东京的天气与往年一样炎热。在市区内那些纵横交错的狭窄卵石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什么行人。街道两旁排列着艺妓馆、料理店、寿司铺、和服店和酒馆，老板和店员们向偶尔光顾的客人懒洋洋地打着招呼。倒是店铺门上挂着的各色招牌和幌子给街市带来一丝生气。

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矗立着仿埃及式样的国会大厦。这座大厦落成不久，与周围的皇宫和政府官邸形成鲜明的对照。今天，国会大厦后面的首相官邸里来了一位新主人，他就是年届50的近卫文麿。其实对于近卫来说，他对这座由两座楼房组成的官邸是很熟悉的。在1937年6月到1939年1月这段时间里，近卫第一次当首相时就在这里住过。所以，近卫既是这里的新主人，又是它的旧主人。

近卫此次再度出山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欧洲战事在5月发生突变，希特勒于5月10日下令装备精良的德军在西线发动闪击战。五天之后的早上，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接到了来自巴黎的电话，法国总理保罗·雷诺连声惊呼：“我们打败了！我们打败了！”

不久，法国宣布投降，德军的坦克已推进到英吉利海峡的东岸，炮口直指西面的英国。

希特勒的胜利使日本军方的作战方针发生逆转。本来在年初的时候，陆军参谋本部曾秘密决定，如果日军在 1940 年内不能征服整个中国，就逐步撤军，只在华北留下驻屯军保护满洲。此时，日本军部首脑不再提从中国撤军，而是主张进一步扩大战争。6 月 22 日上午，陆军参谋本部与陆军省举行联席会议，会上有人提议立即向新加坡发动突然袭击。陆军中的保守派挫败了这个提议，但军界不少实力人物的确在把贪婪的目光投向资源丰富的东南亚。

第二次出任首相的近卫出身于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早年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读书。大学毕业后在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帮助下进入内务省任职，后任贵族院议长等职。他在第一次任首相时发动了侵华战争，后因陷入这场战争不能自拔而辞职。这一次他是在政界要员劝说下重新组阁的。内阁中有两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一个是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另一个是陆军大臣东条英机。

从外表上看，松冈一点也不具有外交家的风范。他矮矮的个头，皮肤黝黑，留着八字胡，戴着一副玳瑁边大眼镜。松冈口才极好，一开口便滔滔不绝，因而得到了“五万言先生”和“讲话机器”的雅号。其实，松冈洋右是一个头脑敏锐、精明能干的人物。早年他也吃了不少苦，13 岁时便由叔父带到美国，自谋生路。在俄勒冈大学读书时，他勤奋刻苦，还打工挣学费。毕业后，他留在美国工作了三年。所以，他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美国口音英语，而且对美国社会了解甚深。在日美关系处于困难的时期，松冈担任外务大臣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